

长大后才懂得您不容易

□俞波涛

5月9日凌晨4:15,无锡,我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一会儿,手机铃声急促响起,电话中传来哥哥的哭声:“父亲走了。”我有点发蒙,眼泪大滴大滴掉下来。

父亲走得并不突然。他三年前就瘫痪在床,因脑梗塞基本丧失了记忆和语言功能,好多时候甚至连我母亲都认不出了。我每次回家看他,母亲总会逗他:“他是谁?”父亲就会盯着我,很努力地想,最终总能嘟囔出我的乳名,这时他会像孩童一般开心。母亲说,因为我是老么,是他特别疼爱的一个孩子,所以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但离世前三个月的一天晚上,他见到我后却怎么也认不出了。

父亲这一辈子过得特别不容易。母亲年轻的时候身体很差,一直生病。每当母亲发病,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围在母亲床边,心里最期盼的就是父亲能够回家。父亲到家了,我们就心里踏

实了。从小到大,我们从来没有听到父亲对母亲说过一句暖心的话,但他的不离不弃,他的无怨无悔,他的忍痛负重,却最好地诠释了一个男人的担当和爱意!父亲这么多年的投入和付出可能感动了上苍,近几年母亲的身体突然就好转了。这次父亲病倒,母亲在哥哥的帮助下,居然撑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

父亲尽管只读过两年私塾,但却是当地闻名的“秀才”。他写得一手好字,一到过春节,邻居就会排队过来请他写对联;他喜欢下象棋,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高手,好多人慕名找他弈棋论道;他喜欢看书,肚子里藏着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父亲是个特别有主见的人。恢复高考的那一年,大姐凭自己的努力顺利考上了南通卫校,这强烈地刺激了父亲。他感到,好好培养孩子读书,是改变孩子命运的一个好途径,因此他毅然决然地将三个孩子还有母亲都带到了县城。当时他的工资非常

低,母亲既没有工作还长期生病,三个孩子还在读书,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全家经常是就着一锅青菜汤吃饭,所以我们老是觉得肚子里空落落的,闻到邻居家的菜香都会不自觉地咽口水。记得那一年冬天,我手上生了冻疮,父亲看了心疼,立马到店里给我买了一副皮手套,一共花了5块钱,那可是当时我们全家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父亲的辛苦没有白费,我顺利考上了县中,最后又顺利考上了满意的大学。还记得公布高考分数的那一天,我有点紧张,就请父亲替我到学校查分。在家里焦急地等了很久,终于听到了父亲那辆老旧自行车发出的叮当声,接着就听到了他兴高采烈的喊声:“考上了!考上了!”

我的四年大学八个学期,每到开学的前几天,也是父亲最发愁的时候。还记得大学毕业的那年暑假,到南京报到上班的前一天,父亲给了我三百块钱,郑重地对我说:“这是最

后一次给你钱了。以后要靠你自己了。”我听得出来,他的话语里既有释然,更多的却是无奈。

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50多一点就病退了,但在我心里父亲仍像山一样强大。直到大二国庆节放假回家,父亲骑着自行车到路口来接我,发现他满头花白的头发,精神也大不如前了,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老了。前两年看《开门大吉》,小尼问节目嘉宾——一个女大学生:“你最怕什么?”女大学生略一沉吟说:“最怕父亲变老。”我不觉眼含热泪。

远处飘来了筷子兄弟的歌:“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做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父亲,多想再牵牵您的手,多想再陪您唠唠嗑。父亲,我多希望能有一条贯通天上人间的河流,我愿以水的姿态奔向您,捡拾您散落在梦境中的白发!

微观

○○○

楼道里的灯

路世成

入住新居将近5年,一切还算满意,唯独楼道没有灯,让我心里不爽。每次晚上回来,楼道里黑漆漆的,很不方便。我有好几次差点踩空,老婆穿着高跟鞋更危险。我们只好打开手机里的手电筒功能,借助一点微弱的光上楼。我有次忘了带手机,把腿也磕着了,破了一层皮,疼得我咬牙切齿,心里对开发商那个恨呀,无法形容。

谁知,有一天,当我们晚饭后备散步回来,上楼时突然眼前一亮——二楼处竟然安装了一个感应灯,把一楼和三楼的楼梯都照亮了。我和老婆都很惊喜和感激,对二楼的住户心存感激!

面对不利的环境,诅咒不如改变。二楼的住户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的心也被照亮了!

麻雀

刘开学

我家三楼空调的主机雨搭底下,有一窝不请自来的麻雀。每天,天刚麻麻亮,麻雀邻居就起床了。它们在树上、院墙上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地打闹不休。我家一尺来宽的院墙上常常溜达着无家的野猫。猫们优雅、敏捷、风度翩翩而又无声无息。有时候院子里还有黄鼠狼出没、逡巡。这时的麻雀们就会不成句地嚷嚷着四下里逃散。

春天多风的日子,早出晚归的麻雀常常被吹得歪歪斜斜。夏天暴雨如注的天气对麻雀更是个劫数,因为弄不好就要淋死在外头。即便有幸回到了家里,也是惊魂未定。它们要么是缩着脖子、全身膨松抖动着雨水;要不就是一条腿努力后蹬,使一边的羽翼展成最大的角度,以便于水气蒸走。冬天对麻雀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为了食物,它们常常要冒生命危险。

我默默地观察着这些在我家院子里出没的动物,有时候我想,如果地球上没有人,可能世界远比今天和谐。动物们只求生存,而人类在生存以外还要许多东西,远比动物消耗得多。

空心菜

王蕙利

空心菜,学名是蕹菜,它的别名有十几种之多:节节菜、筒菜、竹叶菜、藤菜、通菜、耳朵菜……按说,早在19世纪,空心菜便“移民”到吾乡。可不知是何原因,它又一度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本地终于重新有了空心菜种子可买,乡人这才开始成规模种植。

空心菜本味是嫩嫩的绿叶菜味道,但淋酱油就有酱油的味,拌麻油则有麻油的香,而当辣椒、大蒜吸附到菜里,又呈现出另一番不同的滋味。除了凉拌,空心菜炒食亦美。“噼里啪啦”一阵爆炒,待空心菜吃透油变得绵软,撒一把玉色的蒜蓉,翻匀后加盐,即可装盘。

民谚云“蕹七不蕹八”,进了秋天,空心菜逐渐“罢市”。直到在梗上长出痲节,便再也抽不出嫩梢了。空心菜是属于夏天的,酷热的夏季,因有了这份碧绿清香而令人向往。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126.com



《面具》木刻 甘露

旅行中的小确幸

□汪立

旅行的过程中,有一些无处不在的小确幸。

我们夫妻俩总是钟爱随性自在的自由行。在鼓浪屿因为喜爱被大海包围着的静谧,临时决定住一晚再走。晚上在朦胧的月色下满岛乱走,坑坑洼洼的小街巷里有海水潮汐的味道,还有草木茂盛的清香,却少了白天来往不停的旅行团的喧嚣,简直令人不忍心去睡觉。

夜深时路过一个卖小吃的摊子,就是那种在家门口支起两张桌子,做些土笋冻、蚵仔煎的特色小吃招徕顾客。两个中年妇女正在门口聊天,看到我们过来,并没有很热情地招呼,只笑着问我们吃不吃,我们摇头,她们又接着聊天。

等我们踏着月色走远的时候,听到其中一个喊道:“天晚了,走路要小心。”我们回头笑着跟她们挥手再见。

在丽江的时候,我去当地的菜市场瞎转悠,进了一家卖日用品的小店。当时快到午饭饭点,店主端坐在不大的店铺中间,白铁皮的煤球炉上有口铁锅,里头大半锅五花肉正“滋滋”地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看到我进来,他也了我一

眼,没动,也没说话,仍旧专心地翻炒着锅里的肉。他强大的气场使我也没有开口的兴趣,只自顾自在架子上寻找心仪的货品。我们就在五花肉的香气中互相沉默着,像两个约定互不侵犯领土的国王。

后来我在这家店里淘到两只古拙的小酒瓶,还有一个漂亮的茶罐。

到梅里雪山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雪山被云遮挡得干干净净,天气预报也非常不乐观。老天爷的事谁操心也没用。我们吃厌了随便的盒饭,下决心要去大快朵颐,约了同行的上海夫妇和广东恋人一起。

谁也没想到海拔四千多米的德钦飞来寺上的酒店居然有这么好吃的牦牛火锅。六个人酣畅淋漓地喝酒吃肉,也不再去想明天早晨可能会看不到日照金山的奇景。我拖着地陪导游阿灿一起来喝酒,听他说他和意大利女友的故事——听起来真的像是故事。

吃完回房间,走到露天的过道时,猛然发现漫天乌云都已散去,皎洁的月光正破云而出,梅里雪山清晰得如同画中的景象。

那一刻,我们的呼吸都细了。

儿子的好老师

□殷云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开了地理课。有天,儿子对我说,课本上的地图错了,没有标韩国,他拿了学校发的地图册给我看,确实没有韩国,可是韩剧和韩服已经开始流行,所以他关注起地图上的韩国。

小升初时,数学老师讲解了一道数学难题,儿子觉得老师的答案不是唯一的答案,我说数学老师教学经验特别丰富,已经退休,为了这届毕业生,学校特意返聘的,还是以老师的答案为准吧。过了一会,儿子用纸折了模型给我看,证明他的另外一个答案是成立的,这下我信服了。儿子说,我明天把纸模型带给老师看。我叫他单独给老师看,不能伤了老师的自尊心和权威。第二天放学回来他高兴地告诉我,老师不仅没有生气,还号召全年级同学向他学习。

初三时,学校为了一部分

学生能考上重点中学,临时组织了一个班,讲解一些较深奥的题目。有天老师在台上正讲得口干舌燥,儿子和同桌在说话,老师生气地罚他俩站起来,问这道题你们会做吗?同桌手指儿子说:他已经做出来了,我正在问他怎么想的?老师走到儿子跟前,看了看摊在书桌上的草稿纸。他问了儿子的思路,稍作思考后,他擦掉黑板上正讲解的题目,对讲台下的学生说:刚才我讲得太繁琐,现在我按S同学的方法讲解,简单又快。

高三时,学校模拟考试结束后,儿子找老师说试卷上的一道题目条件模糊,导致解题答案不一。老师说题目是教研室特级老师审核的,没有问题。可是第二天早自习时,老师特意来找儿子说,昨晚我仔细想了一下,你说的有道理,应该再增加一个条件。

真心感谢儿子成长岁月

中那些教书育人的老师。

难忘那支大花脸

□姚明媚

傍晚,小侄子放学回家,刚进门,便嚷嚷着要我陪他去买雪糕,我这个做姑姑的,自然义不容辞。

家住闹市区,购物很方便,出门就是街。小侄子连走带跑地来到一个贩卖冷饮的柜台前,我把冷饮拿给他。掏出钱包,正准备付钱,眼角突然扫过一个熟悉的图案——在冷饮柜的角落,静静地躺着一个蓝色包装名为“贵族小姐”的冷饮。我疑惑地拿起雪糕,再仔细地打量上面印刷的画面,这不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大花脸”吗?

时光倒转至八十年代末,我家的消暑饮品,除了西瓜以外都是自制的。家里有口井,冬暖夏凉,妈妈用冰激凌粉加糖自制成冰牛奶,再灌装到盐水瓶中,放进网兜,吊在天然冰箱中,过一下午,到晚上,便成了我们的美味。那些名目繁多的雪糕,我闻所未闻,一直

沉浸在“DIY”的欢乐中。

一天中午,屋外骄阳似火,地面烫得谁都不想沾地。左等右等,去县城办事的爸爸终于回来了。他戴着一只大草帽,身上的汗衫已经全湿了。他手里拎着一个保温瓶,笑眯眯地把我叫过来。打开瓶盖,咦?里面还有一条毛巾包裹着东西。爸爸慢慢地打开包了好几层的毛巾,里面有几个我不曾见过的东西。爸爸说:“这个呀,是城里小孩最爱吃的大花脸。给你和你哥还有阿姨家的小孩一人带了一支。”我接过还冒着冷气的“大花脸”,撕开包装纸,轻轻地舔了一下。哇!浓郁的巧克力混合着牛奶的香醇。三下五除二,眨眼间,我便吃完了。“大花脸”从此和我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再后来,我所居住的小镇上,也开始卖起了冷饮,花色品种越来越多。然而,我最爱的还是“大花脸”,更难忘的是爸爸提着保温瓶的慈祥样子。